

The Betrothed



(意) 亚历山大·曼佐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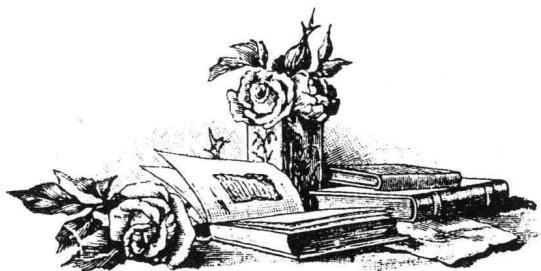
约婚夫妇



约婚夫妇

[意]亚历山大·曼佐尼
志刚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 - 99 - 00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婚夫妇/(意)曼佐著;志刚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2

ISBN 7 - 80639 - 316 - 1

I . 约… II . ①曼… ②志… III . 长篇小说 - 意大利 - 近代
IV . I54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701 号

约婚夫妇

作者/(意)亚历山大·曼佐尼

译者/志刚

责编/刘福田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7.125

字数/520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书号/ISBN 7 - 80639 - 316 - 1/I·106

定价/1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地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活着与人怎样活着，这一永恒的大课

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地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甸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的假的，最终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28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7次远航，历时27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汲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和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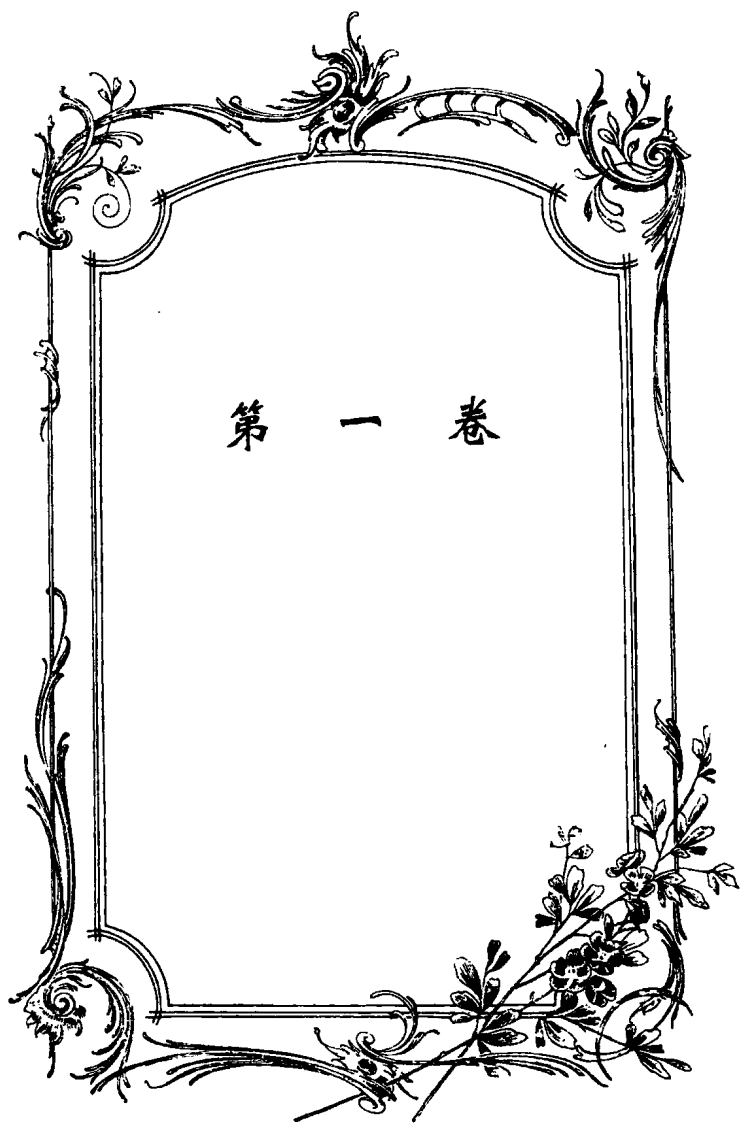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国南方农奴制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界

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算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第一卷





第1章

郁郁葱葱的群山环绕中,科摩湖水蜿蜒曲折地向南伸展,流经同阿达河汇流的地方时,湖面突然变窄,湖水穿过两岸的陡坡,一直往下流淌。

站在连接两岸的桥上远眺,湖形的变化便都在视野之内。科摩湖在这里与阿达河汇流,广阔无边的湖水顺着曲折的河湾缓缓地向前伸展。科摩湖两岸由三条大激流冲积而成的大片沃土紧连着毗邻的圣·马尔蒂诺山和雷赛戈尼山。山的名字来源于伦巴第方言的雷赛戈尼山,山峰交错有序,非常像一把锯子,从正面望去(比如站在面北的米兰城的城墙上),马上就能将它清楚地映入眼帘,但因两座大山峰形的起伏和水流的流向,有的颇为峻峭,有的则十分平坦。几条湍急的河流横穿坡地的边缘,因而地面上砾石和大卵石到处都可以看到,四周则是田野、葡萄园以及分散的土地、乡间别墅、农舍和一直伸展至山顶的一片片丛林。坐落在湖畔离桥不远处的莱柯称得上是方圆几十里地中的一座重镇,所以人们也以相同的名字来称呼周围的地方。当湖水上涨时,莱柯的部分地区被水包围,就好像湖心小岛。如今,莱柯镇不仅有了些规模,而且正在发展成为一座城池。到了本书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莱柯已成了一座有影响力的堡垒式的小城,一支西班牙常规部队和一位驻军司令将这座小城当作他们的驻地。那些西班牙士兵不但警告镇上的姑娘和妇女如何保持端庄、文静美好、稳重的举止,还经常用棍棒鞭打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到了夏末,他们总是不失时机地钻进葡萄园摘采葡萄,以减轻农民在葡萄收获期的劳累。

当时,就算是在今天,座落在村庄、山岗和湖畔之间,土丘和土岗之间都有陡峭的山路或平坦的小道将它们聚集在一起。那些小路有的伸入路面的深处或隐藏在两垛高墙之间,站在那里抬头仰望,只看到很小的一片天和飘飘渺渺的山峰之巅;有的则蜿蜒超过开阔高高的土堤,那里的视野更为宽广、空阔,从各个角度看出去,四周宽阔无边的乡间景色时而见不到边,时而尽收眼底,但它总是如此的美丽和如此的让人惊喜。像明镜一样的无边无际的湖面从中间流过,组合成一幅各具形态

的块状图案。假如人们从一个地方看上去,湖水的尽头像被群山拦腰截断后隐没其间,可是由于山峦连绵不断地延伸,前面所能看到的湖面忽然又渐渐明朗起来,湖畔的乡村映在水中的倒影清晰可见;但如果从另一处望去,在阿达河的支流汇合科摩湖又一次流入大河的地方,它明亮闪烁犹如一条银光的带子,曲折地穿越在地平线上,渐渐消失在山峦之间。即使你在同一个角度,展现在你眼前的景色依然是千变万化,绮丽无比。即使你漫步在山坡上,你四下所见的,以及抬头看见的,全是悬崖峭壁和群山的巅峰,其明朗可见的山峰轮廓巍巍高耸云端,色彩奇异,形态不一,勾勒出层峦叠障、群峰逶迤的壮丽景象。

无论是山坡上的景色还是峰顶的风光都奇特地融为一体,恬静、透明的湖光山色使四周的荒野分外妖娆。

在1628年11月7日,傍晚,前面提及的一个村落里的司铎堂·安保迪正散步,沿着小路兴致勃勃地朝自己的家走去。提到的这个村落的名字和司铎的姓氏,在当地的史料中均没有任何记载。他平静地吟诵着祷文,在默念了一首赞美诗之后,把每日祈祷书缓缓合拢上,并将右手的食指像书签般夹在书中间,背着手继续朝前走,只是两只眼睛很仔细地看路,不时抬腿把路边的绊脚石踢至墙根底下。

他懒洋洋地抬头朝四周望了望,目光落在远处的一座早已没有阳光的高山上,只有夕阳的余晖正落在对面的一座山的顶峰,把形状各异的、突兀的山石映成了一片绛红色。他再次翻开刚合上的每日祈祷书,高声朗读了其中的一段,当走到小路岔口时,像往常一样抬起头凝视远方。过了岔口,有一段前后相距60步左右的直路,接着分成两条Y形曲折的小路,右面小道的一端蜿蜒延伸至山脚底下,另一端则通向他所在的教区;左面的那条小路与山下峡谷的溪流相连,路两边的矮墙有行人的腰部高,那两条羊肠小道的内墙并没在拐角处会合,它的尽头一直伸展到一个神龛底下,上面画着一些顶端尖尖的、细长弯曲的图像。根据作画人的构思意图和当地居民的推测,壁龛上画的是一团火焰,中间部分还交替画着一些不清晰的人像,象征着在炼狱中清洗罪孽的灵魂。画面的底色是土灰色,呈暗红色的灵魂和火焰互相交织在一起,但好几处的颜色都已脱离,堂·安保迪在小路的拐角处朝壁龛扫了一眼,意想不到地看到了他非常厌恶看到的情景。在两条小道的连接处,面对面地站着两个男人;其中有一个两腿跨坐在矮墙上,一条腿伸展到墙外,

脚踩在路面上；另一个则靠墙而立，他的两臂交叉在胸前。以他们的衣着、举止和脸部的表情来看，堂·安保迪马上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

两个人都戴着垂直到肩的绿色发网，网端系有粗大的缨子，有一大缕头发在额上冒了出来，嘴角留有微微上翘的小胡子，锃亮的皮带上斜插着两把手枪，牛角制的小火药筒似项链一样垂在胸前，大的裤子口袋边显露出猎刀的把柄，佩带在腰间的轻剑的黄铜把手上镌刻着他们的姓名的首字母。勿庸质疑，他们肯定是某一位豪绅豢养的两个打手。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完全无必要豢养此类人物，不过在那时的伦巴第地区却兴盛一时，而且历史相当悠久，为了使不大熟悉这一事物的读者理解方便，下面列举的几则实例足以表明它的主要特征，它那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还有人们为彻底废除它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回忆到 1583 年 4 月 8 日，受人尊敬爱戴的阿拉贡王国的堂·卡尔洛阁下（卡斯但尔万德拉诺王子、德拉诺瓦公爵、阿伏拉侯爵、布尔杰托伯爵、西西里舰队司令和古城堡主、米兰总督和信奉天主的西班牙国王陛下）就十分明显地意识到：“因为豪绅们豢养的打手和流浪乞丐的卑劣行径，米兰市民们一直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此，他颁布了严惩上述行为的法令，并在法令中表明：“那些没有正当职业或者有职业而实际上不干活的人……只要是寄居在某一个骑士、豪绅、高官或商人府中并为其效劳并谋害别人的人……不管他是否有稳定收入，是本地人或异乡人，均在本法令所指的打手和流浪乞丐之列。”他下令，上述对象必须在六天之内离开米兰，否则将被捕入狱，司法人员将被破例地授予的全权执行此令。

接着，到了第二年 4 月 12 日，同一个堂·卡尔洛阁下又提出：“打手们在城里依然随处可见，他们不仅继续为非作歹，且人数有增无减。”

为此，一个语气更为强硬，措词更为严厉的告示被发布了，其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任何人，不管他是本地人或外乡人，只要有两人共同认为他是打手，即使他没有犯罪的前科……上述法官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让人用绳子将其捆住后吊起来或处以其他酷刑，而且逼迫他招供……假如他们拒不交代自己的卑劣行径，他们将被以打手的罪名处以 3 年徒刑。”上述内容及法令中的其它条款，我们全都省略，因为“堂·卡尔洛阁下态度异常坚定，他可以让任何人言听计从。”

所有听到这位贵族老爷话语这样坚决果断的人都会相信，打手们

一看到告示立即就会逃之夭夭。但是,另一位声誉和权势权威都毫不逊色于他的贵族老爷的证词迫使我们必须相信,事情的真相却恰恰相反,这个人就是尊敬的胡安·费尔南德斯·第·韦拉斯科阁下(加斯蒂利亚古城堡主,国王陛下的总管家、弗里亚斯城的伯爵、哈罗和加斯但尔诺沃伯爵、韦拉斯科家族和拉腊七王子家族的勋爵、米兰公国总督),他也充分意识到:“打手和流浪乞丐根本无视法律,严重损害公众的利益,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593年6月5日,他几乎丝毫不差地又一次申明他的前任曾说过的带有威胁性的话,那就是歹徒们务必在六日之内离开米兰城,因为在米兰城和米兰公国内,此类歹徒(打手和流浪乞丐)的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他们在其主人和支持者的纵容下,犯下了诸如蓄意殴打他人致伤、谋杀、盗窃等一系列罪行……他因此深感痛心,所以于1598年5月23日医生治疗一些顽症的方法,即再次开出加大剂量的处方,而这位阁下也采用了这样方法。

在告示的结束部分,他宣称:“任何与本告示的内容相背离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可以被允许的,违抗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决不姑息迁就……这次期限毫无更改的余地,因为这是最后通牒。”可是,尊敬的堂·彼埃德罗·恩里克斯·第·阿塞维多阁下(富恩特斯伯爵,米兰公国总督)却有理由提出反对建议。“他明显感觉到,因为打手人数众多,米兰市和米兰公国的人们痛苦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故下定决心除掉这一毒瘤。”1600年12月5日,他又一次声明对歹徒们处以酷刑,表达了“严格执行告示、毫不违愿的决心”。

人们相信,他真心诚意地想解决此事,但事实上他是工于心计的,欲以此燃起他人对他的死敌亨利四世的仇恨之火。他成功地挑唆萨沃依参加抗争君王的活动,导致萨沃依公爵丢失了不只一座城池。但如此,他还制造阴谋,迫使比隆公爵丧命。至于打手这一毒瘤,即使到了1612年9月22日,依然继续在长大。那一天,尊敬的堂·乔万尼·第·门多萨阁下(伊诺霍萨侯爵、贵族、老爷、总督……)开始认真考虑如何铲除这一毒瘤。因而,他派人将经过修改和填充过的相同告示送至官方印刷商潘多尔福与马科·图略·马拉特斯迪的手中,让他们把告示印在纸上,以便能够一举歼灭歹徒。但是歹徒们继续在社会上行凶作恶,直至1618年12月24日,陛下堂·戈麦斯·苏亚雷斯·第·菲格罗亚(菲利亚公爵、总督……)给他们更沉重的打击。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达

到最终目的,1627年10月5日,可敬的贡萨洛·费尔南德斯·第·科尔多瓦阁下在万般无奈之下,被迫再一次修改并颁布了消灭歹徒的告示。世事难料,司铎堂·安保迪散步的地方也在这位大人的管辖之内。这一切发生在我们正在叙述的那个令人难忘的事件之前的一年零一个月过二天。

这不是最后通牒,但是既然以后的事与我们要讲的故事无关,我们就无须在此一一赘述了。我只想说一下1632年2月13日的一件事情,连任总督的菲利亚公爵陛下宣布:“打手们都罪不可赦。”因此完全可以相信的是,在我们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依然存在打手们那一类人物。

很明显,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两个家伙正在等候着什么。按照他们的某些迹象来看,他们等的正是堂·安保迪本人,这个发现使他处在惊恐不安之中。见他一露面,他们立即抬头互相对视,彼此用眼神确切地告诉对方:没错,就是他。那一个骑在矮墙上的人收回了他搁在地上的脚,并立即站立起来;另一个则很快离开了墙边。他们一起朝司铎走去。此时,堂·安保迪的手中依然拿着翻开着的每日祈祷书,假装正在看书的样子,一面警惕地窥视着他们的行动。

当他看见他们确实地在向自己走来时,所有的想法突然一股脑儿地全涌上心头。他心里暗暗地盘算到,在来人和他之间的路上左右是否还有别的小道可走,但他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扪心自问,自己以前是否得罪过某一位贵族人物或喜好复仇的人。他觉得心中惶惶不安,但又自觉心中无愧,脸色显得平静。正在这个时候,那两个家伙的眼睛直视着他,并正朝他一步步走近。他将左手抬起,将食指和中指伸进白硬领里面,好像是在整理衣领,并趁两只手指在脖子四周来回移动的时候,扭过头,歪着嘴,从眼角边斜视前方。渴望看到别的什么人这时正朝他走来,但四周却空无一人,在矮墙后面,在田野里,都不见人影。他的目光胆怯地朝正面的路上扫去,可惜除了两个歹徒,别无他人。

他已没有办法后退,但如果逃跑只会更倒霉,因为这似乎明显地告诉那两个歹徒马上追上他。他心想:既然没有道路,还不如迎上前去。他感到这揪心的时刻简直是一种煎熬,故心中暗暗祈祷时间能尽快地过去,他加快脚步,大声朗诵着一首赞美诗,在他脸上堆砌着僵硬的笑

容，神态安闲和欢快。他走到那两个家伙跟前停下步，一面自言自语地说：“我来了。”其中一个人的眼睛望着他的脸，说：“神甫先生。”

“我愿洗耳恭听您的高见。”堂·安保迪马上抬头说，手中的每日祈祷书完全打开着，似乎他此时正站在讲经台上。

“您打算……您是想明天为兰佐·特拉马依诺和鲁齐娅·蒙苔拉主持婚礼，是吗？”另一个人以挑衅、愤怒的口吻问道，他说话时的神气姿态及口气就好似他一位下属的犯法行为被他当场识破一般。

“我说……”堂·安保迪声音微微颤抖地回答道，“哦，朋友，你们两位是见过世面的人，对这类事情的规矩再熟悉不过，像我这样一个苦命的教区牧师，本来就是一个不值你一提的人。有些人自己将事情弄得一团糟，然后……然后来找我们，轻松得就好像去银行兑现一笔款子一样，我们……我们只是大家的仆人而已。”

一个打手凑近他耳边以命令式的口吻说道：“很好，这场婚礼明天不能举行，而且往后也不能举行。”

听到这些，堂·安保迪忙回答说：“可是，你们两位先生……你们两位先生也应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假如事情能由我作主的话……你们也知道，我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说话的语气亲切温和，好似在规劝一位性子急躁的人一样。

“算了，”一个歹徒打断说，“我们不会轻信您说的这些荒谬透顶的话，您别想欺骗我们。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总之我们可是已经警告过您了……我想您明白我们的意思。”

“当然，你们说的话很正确，很有道理……”“但是，”另一个一直没有开口的歹徒插话说，“但是，这场婚礼绝不能举行，否则……否则的话，主持婚礼的人将后悔莫及，因为他不会有时间……”间或有一些粗俗不堪的话夹杂在他的话中。

“不要再讲了，就到这，”他的同伙接着说，“神甫先生在待人接物方面很是精明，我们又是两个大好人，只要他能明辨是非，我们肯定是不难为难他的。我们的主人向神甫先生您致意。”

这名字在堂·安保迪面前打了一道闪电，一刹那将一切照亮得如同白昼一般，四周顿时充满了可怕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出于习惯，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结结巴巴地说道：“请您多多指教……”

“不！我可不敢对您这样一个通晓拉丁语的人作指教！”他再次打

断堂·安保迪的话,爆发出粗鲁放肆的狂笑。“您自己看着办吧。至于我们的忠告,您万万不可向外人泄露半点风声,这是为您好。如果您还不识相的话……哼……后果将和主持婚礼差不多了。我说,您想让我们传话给堂·罗德里戈老爷?”

“请代我向他致敬……”

“您不妨再说明白一点!”

“我将永远听从他的吩咐。”话虽说出口,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算是一种承诺还是一句恭维话。有可能这句话被那两位仁兄认为是真的,或许他们只是装作听明白了。

“这样对大家都好。晚安,神甫先生。”一个打手一面说着,一面准备与他的伙伴一起离去。就在前一瞬间,堂·安保迪还在绞尽脑汁设法躲避他们,可此时堂·安保迪却想方设法延长同他们谈话的时间。他对他们说:“两位先生……”

但是,他们就像根本没听见一样地迈着步伐朝着他来的方向走去,嘴里还不停地哼着庸俗的小调,至于其歌词,我就不在此多说了。留下让人同情的堂·安保迪惊魂未定,张着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然后,他迈着似乎麻木的双腿,步伐艰难地踏上小路,朝家中走去。前面,我们已经简单地叙述过他的性格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我想,读者定能深刻地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假如读者留意的话,一定已经发现,堂·安保迪并非是一个生性勇猛的人。堂·安保迪从小就领悟这么一个道理:一个没有尖牙和利爪的牲畜,即使不想成为别人的口中之物,它的处境也总是最糟糕的。法律的威力从不保护那些性情温和又无法让大家敬畏的人,即便他们从不伤害别人。

当然,这并不就表示当时没有法律和刑法严惩私人之间的暴力犯罪。反过来说,各种法律名目繁多,每一起犯罪的案件都标有号码,案情也有详实准确的记载。

可是,对罪犯量刑普遍过重,立法者和其他许多司法官员可根据个人的意志对犯人判重刑。不仅如此,而且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法官们也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随意给人定罪。

虽然我们以上列举的只是少数几个例子,但是却如实反映了当时有关肃清打手的真实情景。因此,总的来说那些由历代统治者宣布并

在内容上连续不断加以补充的法令只不过是铁的事实证明了掌权者的无能。如果说,那些法令曾经产生过某些效力的话,那么主要是指:性情平和的弱者遭受到侵害者更加胆大妄为的欺压,后者也因此变得格外凶狠和狡诈。那时,只有少数人享有法律赦免权,而那些法令对造成这一弊端的历史渊源只字不提,换句话说,它们不能起死。那些少数人的庇护及他们享有的特权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权势大的人们对此保持沉默,采取兼容的态度,或白白地提出异议表示反对。得到好处的人,出于自身的利益和自尊心,极力维护手中的特权。

现在,他们的赦免权遭受到威胁,虽然历代君主发布的法令未能完全剥夺他们享有的特权,但是如果特权受到冲击和威胁,得到利益的人自然得使出新的招数维护。所以,每当旨在镇压暴力分子的法令一公布,他们就想方设法以更隐蔽的新伎俩,继续干着法令明确规定不许干的事情。他们掌握着善良、软弱和无能为力的人的命运,操纵着阻止和惩罚暴行的大权,把所有的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胁迫每一个平民完全按长官老爷专断的意志行事。实际上,暴徒们早在犯罪之前就密谋事成之后逃往某一修道院或贵族老爷的府院藏身,而那些捕快绝不敢越雷池半步。

不管谁一旦穿上某一户显贵人家仆人的特殊制服,户主出于其家族、乃至整个阶层的虚荣心和自身利益,定会想方设法为他袒护。所以,打手们为所欲为,对存在一时的官方法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在执法者中间,一部分人本来就是享有特权的名门后代,另一部分则是权臣府上的门客。

这些人都有依附权贵的嗜好,靠着他们过日子,不会因为张贴路旁拐角处的一纸空文便轻易得罪那些由豪绅们供养的打手。尽管那些执法者有英雄的胆量,像修士一样地顺从,并决心以殉教者为榜样,随时准备献身,但是到头来总是一事无成,因为等待镇压的歹徒的人数要比他们多得多。事实上,执行任务的官员把那些以抽象的理论强迫的执法才抛弃。不但如此,他们还是那个年代社会地位卑微和行为粗暴的人,而且那些见到他们本该逃避的人也鄙夷他们的职业,唾弃他们的称谓。理所应当,他们决不愿承担风险或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相反,他们的表现毫无牵挂,默认一直是他们对权贵的真实态度。但是,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他们知道如何仗手中之权鱼肉百姓。